語絲

第三十一期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關于反抗帝國主義

錢玄同

『反抗帝國主義』這句話，空嚷了幾年，這回『五卅慘劇』發生，反抗帝國主義的實行期便從此開始了，罷課，罷工，罷市，對外人抗議，對民衆演講，主張與英日斷絕經濟關係，建議派兵保護上海租界上的市民，……這自然都是當務之急。講到帝國主義者歷來對于咱們的侵略行為，和咱們現在對付這回事件的種種辦法，近日報章雜誌上論述甚多，我大致看過一些，都覺得很好：我並沒有什麼特見可以發表，所以不來贅說。

現在要說的，乃是忽然記起以前見過的兩句口號，叫做『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從這口號裏引出的一點意見。（這兩句口號出在哪里，這八個字有無錯誤，都記不真切了，反正這沒有什麼關係。）

帝國主義者對于咱們施行政治的和經濟的侵略，真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了。（關于這一點，可看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第二講，他敘述此事，最為簡單明瞭。）咱們被人家侵略，絕對的不應該投降，絕對的應該反抗。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絲毫疑惑的。這回的事，起初是青島的日本紗廠慘殺中國工人，後來是上海的英捕房慘殺中國學生及其他，所以現在就事論事，大家都專心一意的反抗日英兩國，專心一意的反抗他們這回殺人的事件。將來反抗的結果究竟怎樣，現在誰也不能知道。但即使『如天之福』，現在學生聯合會等等所提議的種種條件竟辦到了，難道反抗帝國主義這件事就算做完了嗎？不然！不然！絕對不然！不但不能算做完，簡直還沒有動手ㄉㄝ！帝國主義者，豈僅英日？侵略的行為，豈僅這回殺幾十幾百個人？政治的經濟的層層壓迫，若沒有億兆分的努力反抗，而妄想輕輕鬆鬆的解除，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所以我認為反抗帝國主義，簡直是咱們中國人今後畢生的工作。

這回的事件將來結束以後，凡有腦筋的人們都應該努力去幹一件工作。這工作便是『喚醒國人』。這被喚醒者應該是國人全體，並非限于一般所謂民衆。喚醒者自己亦當在被喚醒者之列：一則凡述說真理，針砭錮弊，本非專為譴責他人，責人以善，其實也是懺悔自己，改善自己；二則天下本無萬能的人，A事甲為喚醒者而乙為被喚醒者，B事則又乙為喚醒者而甲為被喚醒者，所以是互相喚醒，無論何人，決不應自居為全智全能全善全聖之上帝，而超然于一切人們之外。因為被喚醒者是國人全體，所以『高調』實有『唱』它之必要，而低調也得要唱它一下子——舉個例說，ㄅㄙㄌ和ㄊㄌㄙㄊ一諸人的學說應該介紹，而放腳翦辮的話也得要說。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孟老爹這三句

本期目錄

關於反抗帝國主義　錢玄同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魯迅
漢代方音攷　林語堂
廣初小說回目攷釋　顧頡剛
黑背心　凱明
勸文豪歌　語堂
偉大是能死　仲平
漫語　衣萍
哭　川島
塔的故事　同力
野有死麕章的討論　胡適　顧頡剛　俞平伯

話，眞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帝國主義者侵略咱們，咱們固然應該反抗他們，但斷不可噯昧的憤恨他們來侵略，應該自己反省一下子：『爲什麼他們不侵略別國而來侵略咱們ㄋㄝ？爲什麼咱們以先稱爲『洋鬼子』的，一旦他們兵臨城下，咱們竟會那樣不生心肝，不要臉皮，乖乖的高呼『洋大人』（那時便要敬避遠碍字樣而改寫爲『洋□子』了），雙膝跪倒，搖辮乞憐ㄋㄝ？』嗚呼！『爲是者，有本有源』ㄋㄚ！咱們要知道！咱們以先本是『做奴才』ㄉㄚ！咱們的不肖祖先編纂許多婢僕須知，使『家絃戶誦』者二千餘年於茲矣（再以前『書缺有閒』，不能確知，但決不會反比後來高明，這是可以武斷的）這種奴才教育浹髓淪肌，自然異族侵入，甘爲洋奴西崽而不敢辭——實在是義不容辭。是個國民，才有處理政治之天職，奴才配有嗎？是個國民，才有抵禦外侮之義務，奴才配有嗎？二千餘年以來之中國人，既束身于婢僕須知之中，則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固其所也。古之帝國主義者五胡，沙陀，丹契，女眞，滿洲諸族『提兵入關，定鼎中原』，咱們既已高呼『聖天子』矣，則今之帝國主義者條頓，拉丁，盎格魯撒克遜，斯拉夫，大和諸族施行政治的和經濟的侵略，該奴才們高呼『洋大人』正是當然了。

婢僕須知之教育交了二千餘年的好運，到了二十世紀開始，忽有孫中山其人者，不肖『安分』，實行『犯上作亂』，立志放奴，創爲『三民主義』，有志竟成，居然滿清給他推倒，民國給他組成；極少數之被他喚醒者于是對於今之帝國主義者也起了反抗之志，這自然是可喜之事，但這不過極少數而已。大多數之國人淪于奴籍者有年于茲，實在不容易振拔，所以他們表面上雖然也算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骨子裏還是滿清帝國的遺奴（他們之中有反對滿清者，則是唐宋明的遺奴）。因爲奴才本沒有處理政治之天職和抵禦外侮之義務，所以他們不管這些事，所以像這回的慘劇發生，極少數人嚷得力竭聲嘶，而他們不是置若罔聞便是莫名其妙。這固然令人氣破肚，但實在也不能怪他們，他們原是讀婢僕須知出身的一ㄚ。

但是他們如此糊塗，可眞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因爲長此不變，不但他們將永淪奴籍，萬刼不復，即此極少數人亦終必陪着他們去送死！所以喚醒國人，實爲今後有腦筋的人唯一的工作——救命的工作。

怎樣去喚醒國人？自然其過多端：上文說過，高調低調都得要唱。但無論唱高調低調，基本觀念只有一個，便是將『將婢僕須知撕破踐踏，焚燬』：——這是我所謂『內除國賊』。

編『內除國賊』這句口號的人所謂『國賊』，當是指軍閥政蠹而言。軍閥政蠹自然是國賊，但我覺得不値得特別去提他們，因爲他們非由天降，非由地出，固來自田間也，軍閥政蠹一旦倒了運，與普通國人固無以異：普通國人一旦走了運，還不是十足道地的軍閥政蠹嗎？那麼，不喚醒國人，不改良國人，而徒沾沾焉惟軍閥政蠹之是詈，眞舍本逐末之論也！如況軍閥也常要滑稽的罵軍閥，政蠹也常要滑稽的罵政蠹。他們自暴其醜給我們聽，我們只消點頭微笑道，『原來如此！』就儘夠了。

凡與中華民國國體政體和一切組織抵觸的，都是『國賊』，都應該『除』它，而且『除惡務盡』！試舉數例：什麼綱常名教ㄉㄚ，什麼忠孝節義ㄉㄚ，什麼文聖武聖ㄉㄚ，什麼禮教德治了，什麼文以載道ㄉㄚ，什麼元首小民ㄉㄚ，什麼安分守己一ㄚ，什麼樂天知命兀ㄚ，什麼不問政治ㄚ，什麼『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一ㄚ，什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婢，什麼『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兀ㄚ，什麼『濟人利物非我是，自有周公孔聖人』ㄋㄚ，…………種種屁話，都刻在ㄚ僕須知菁華錄上，有一於此，國即不國！這些國賊，本應該在民國紀元前一年『一九一一』十月十日那天宣告死刑，本應該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一月一日那天執行鎗決。何以故？因爲它們都是專制帝國的保鑣者，而斷對與共和民國相抵觸故，只因當時任它們逍遙法外，

以致十四年來所謂中華民國也者，僅有一張空招牌，實際上是掛羊頭而賣狗肉，大多數的國人都是死守帝國遺奴的本分，不能超升爲民國的國民：夠得上算民國國民的，只有那極少數的幾個覺醒者。單靠他們來保國，單靠他們來反抗帝國主義，絕對是不夠的。所以今後唯一的救亡之道，覺醒者唯一的工作，便是喚醒國人。喚醒的教育，消極方面是『除國賊』，積極方便是請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來給咱們建國。大多數的國人受過這個教育，奴性逐漸消滅，人性逐漸發展，久而久之，人人都能明瞭自己有處理政治之天職和抵禦外侮之義務，則國才有保得住的希望，帝國主義才有反抗得成的希望。

保國是保住與咱們生活有關的中華民國，絕對不是什麼『保存國粹』。那些什麼『國粹』，便是上，所謂『國賊』，不但不應該『保』它，而且還應該『除』它。反抗帝國主義是反抵侵略咱們的強權，絕對不是『排外』。向咱們施行帝國主義的外國的文化，都比咱們高得多多，咱們不但不應該『排』它，而且有趕緊將它『全盤受』之必要，因爲這是現代的世界文化，咱們中華民國也應該受這文化的支配。所以我以爲『外抗強權』應該只抗『強權』。

而言之，

咱們應該愛中華民國，而過去的『爲國粹』應該連根拔除，所以周公孔子以及一切聖帝明王之道在所必擯。

咱們應該反抗英國(舉以爲例)的帝國主義，或至與他絕交，宣戰，而現代的世界文化應該全盤承受，所以ㄅㄢㄣ，ㄈㄨㄛ，ㄨㄞ，ㄈㄌ，ㄉㄚㄨㄩ，ㄙㄜㄑ，ㄏㄢㄉㄧ，ㄓㄜㄢ 的學說在所必用。

可是大多數的國人的見解，與這所說的正相反背。他們對於中華民國，感情非常淡薄甚至還厭惡他，仇視他：而對於有害於咱們的『爲國粹』。反擁護之惟恐或失。他們對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能夠忍受，甚至還信用他，仰賴他，而對於有益於咱們的現代的文化，反排斥之不遺餘力。這種顛倒是非的現象，便是亡國滅種的根苗！

我現在再說幾句話來結束此文。

不愛中華民國，國必亡！甘願托庇於『洋大人』之胯下，國必亡！守住已死的『爲國粹』 國必亡！拒絕現代的文化，國必亡！要不亡國，除非由有腦筋的人們盡力去做『喚醒國人』的工作，使國人把這種亡國的心理反過來。

一九二五，六，八。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魯迅

阿Q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A.B. 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爲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爲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却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我爲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

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爲，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在我的眼裏所經過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爲是病的，也有以爲滑稽的，也有以爲諷刺的？或者還以爲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魯　迅。

著者自叙傳略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二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往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漢代方音考一

林語堂

一　總論

素來中國研究古音的人使我們最不滿意的大概有三件，(1)沒有精確的時代觀念，(2)沒有地理觀念，(3)不講發音學，未能推到古時某部某韻之實在讀法。 因爲沒有精確的時代地理觀念：所以每每汎講周秦古音，並且希望把時代地理極不同的三百篇硬要歸入同一系統，視爲同類的材料以爲分部之根據；然其年代地理既實有不同， 於是乎分部間每每有扞格不入者，而古音家對此乃百般思索以爲之解，或以爲非韻，或以爲學古之誤，或以爲古本，

或以爲合韻，或覺爲一二處方音二韻通用之故：而併合其古本截然不紊之部（若、行孚之併支脂之微魚虞模齊皆灰咍爲一部，試問此一部在何讀法？）由是或分或合而吾人對古韻之讀法不曾增進絲毫。

大概古音家可分二派，一派是承認方音的，係顧炎武，汪永，孔廣森，張行孚，一派不承認方音的，像錢大昕，段玉裁，張成孫等。顧炎武的方法態度最科學，其時代地理觀念也最精密。故其論孔子贊易以眞諄耕清爲韻，有『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的一句話，（唐韻正卷三其時代觀念之精審亦見於唐韻正，顧氏考漢魏後用韻漸漸寬弛，每每必指出其首見于何人。但是這一句雖聖人不能改方音淺顯明白的話，碩儒大師如錢大昕者乃不得其解，而謂顧氏爲『輕議聖人』（潛研堂文集卷六），此直是錢氏無地理觀念之證。至於錢氏所謂『轉』音，實與顧氏所謂方音相同，不過說方音的人以爲一字一音不同者係由地方之異，說『轉音』的人以爲一字於同時同地可有異讀，試問三百篇於時自商以至周末，於地由齊以至西秦，方音有不同必見之於用韻上，何故必沒一字異讀的解說？

至於段氏之『合韻』則更無聊，因爲依段氏說，古之合韻猶今之通韻，以本不在此韻而強以合乎此韻，雖說聲相近可通，然總亦由固執古音惟一讀法相信，故一味要抹殺方音。

對於這條陳壽祺有一段很好的批評：

『……然即是推之，知古音之變因乎時，方首之轉因乎地，雖聖人不能強之使同。要之，古人未嘗不可通近於音韻，使其不相通近，豈能筆之於書，傳之其人哉？今之專講字母者，固不可以六朝以後之音讀，上繩周秦古書，而專譜三用篇以定古音部分者，亦恐隘而不能盡通。不知所謂古音在某部者，誠三代之韻書乎；抑亦一家之言乎？部分不能盡通，則歸之合韻，合韻有以異於唐以來之言叶酌乎？又以三百篇後，孔子贊易，老子言道德，用韻即不必皆同，夫同在一代，何以音之變轉若是，果如所云，是周人未嘗斷斷於十七部之分明矣……』（與王伯申詹事論古韻書，見左海文集）

近來的人漸漸明白合韻非精確之論，及古韻之不可強合，故俞樾也有同樣的批評：

『今世有韻書，故雖方音各異，而不能入詩。古人無韻書，則詩之韻名隨其方音而殊矣，後人乃欲於數千年後爲古人釐定一韻書，何怪其勞而無功乎？』（說文發疑序

據俞樾這樣說，則三百篇及古有韻之文，似應按地理分配各分出研究才是，然這種工作總是還沒人做。直到張行孚乃明白說出『古韻惟兼用雙聲，故不能分部的一句話。

張氏『雙聲』之說，可謂繼顧之方音說，錢之轉音說，段之合韻說而起，最有創見的。張氏說：

『顧江二家，謂古韻兼用方音，錢氏謂古韻兼用雙聲轉音，皆知古韻有必不可強合者，其說尙已十得八九矣。然必合顧江錢三家之說，知古韻所以不能強合者，皆方音爲之，方音所以不能齊合者，皆雙聲爲之，然後古韻之條理可得而言也。（說文發疑卷一假借條）

張氏所謂雙聲，例如『臨』與『躬』韻必方俗『臨』先有『隆』音（『臨降』雙聲），『敦』與『推』韻必方俗『敦』先有『堆』音（『敦堆』雙聲。不過照張氏說法，『方音之所以不能盡合者，皆雙聲爲之』，雙聲未免要神秘起來，若爲一種魔力可以改造方音，其實所謂雙聲只是韻母已變聲母未變（如臨變隆）的自然結果，非方音轉變之原因，所以張氏所謂『古今方俗語音，雖有變易，要不出雙聲疊韻二者』也不過是說音韻之變，不是變聲母便是變韻母的一句平常話而已。故單講雙聲，不能使我們明白方音的眞相。

總而言之，自顧江言方音以後雖屢有相信其說的人，却沒有一人去做古方音攷的工夫，到現在雖大家說古方音有必有不同而到底亦不同者何在，齊秦有何不同，楚音有何不同，連一條古方音例都找不出來，此則吾國音韻學欠

精細之處。（個人找得出來，只有江永會經發見一條例而已，其論 amang 之混謂『其詩皆西周及秦豳豈非關中有此音……乎？……夫子傳易：：豈非魯地亦有此音……乎？』見古韻標準守山閣本卷一頁四。總而言之，清朝古音家審音最精者當推江永，見其所著音學辨微，戴氏爲其及門弟子，故亦精於發音）。我們應能層層逼進明指其何地之音讀，此一步辦到，然後可謂古音至今猶存。且須此一步辦到，然後分部乃有意義。蓋古部本是可分的，只是分部乃是考古音之工具，非是考古音之目的。所謂分部直如西洋文之有字母，淸古音家給我們分出古部出來猶如替我們指出其古之一音字母，有分部然後有字母，有字母然後有條理可研究其讀音。並非分部即謂一部只有一樣讀法，不許有方音之異，也不是說古同部字必是同樣讀法，如陽唐古同部，然並非古陽唐讀法相同（陽齊齒）。若謂古同部者必同韻母，同韻母者必惟有一樣讀法，不容方音之轉變分併，便是泥於分部之說。

素來古音專以分部爲事，而對於古音古讀，不甚了了，便是泥於分部之弊。在今日最重要的便是從事於古方音的考證。這有三樣的重要。第一，便是使我們得知某地某時實在方言的差別，得了許多方言音變的公例，有了這些公例，就將來訓詁的事業可格外精細，格外有條理，不但能說某字爲某字的轉音，並且能說其爲何時何地的轉音。我們看了章氏的『成均圖』及對轉旁轉之說所得的印象，便是古音幾乎無一部不可直接或間接轉入他部，絕無地理上與時間上的條件，例之以西洋之語原學通則可謂不科學之至。

第二，因爲研究各部在方音中的轉變，可以使各部的正音愈明。我們要知道古音，最要從他的轉變上面看出來。我們應把古音看做動的不看做靜的，看做活的不看做死的，看做有變化歷史，有連貫統系的，不是永遠靜止，各部分離的。這也是們如科學家的研究物理每每注意其例外的，其不規則的，因爲念例外念不規則的現象，容易啓現新的物理（恩斯坦相對論的發明與證實也不過在於一些星光上的不規則而已）。素來古音家以全副精力研究分部，而於不合分部的韻反置之不理，此古音學成績之所以不甚足觀。

第三，用之於書的考證上面，也可以幫助我們斷定書的出處年代及其僞，我們可因其不合某條方音的例證明其非某地方音，或因其合於某條方音的例用爲其出自某方音的左證，如周禮是否齊音（江永說）便可用齊音的例爲證。其他如古文中之奇字或體字，若『我』之作『遊』，『鮮』之作『誓』實皆方言之字，我們都不知道拿來做系統的研究。又如漢字的讀音其初每每實只是方音之讀法而已，後來因爲『經音家』之註釋，乃成爲普通讀音，若『儺』讀爲『娜』『魯衞音』『洧』讀如『鮪』『鄭音』我們因爲不細究古方音之差別，故不明其原委。這此精細的工夫都得靠古方音的考證才能慢慢弄個條理出來。

研究古方音自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其方法當於另篇再論之。其範圍之廣，也不是一人一時之力所能勝任，是眞章氏之所謂對轉旁轉無一條不可做一個方音考，以明其轉變之時代與區域。我現所考的三條不過是做一種的例，並以證明考古方音之可能而已。一爲寒歌對轉考，限於陳宋汝潁江淮區域；二寒模對轉考，及仙支對轉考，限於齊魯，三，諄脂對轉考，限於魯衞而東至東齊，北至北趙皆在音變區域內。又因楊雄方言書中所種引地名之分台，而定其統類（如秦晉每同舉則爲一類，鄭韓周常同舉亦爲一類若東齊西秦每另表出，可明知其與齊秦之他部截然不同，故亦各成一類），附證以種姓遷移之跡，計得漢代方言十二類：一，秦晉；二，鄭韓周；三，梁，西楚，爲中國西部系；四，齊魯；五，趙魏之西北，燕及代之南部；六，魏衞宋；七，陳，鄭之東部，及楚之中部爲中國東部系；八，東齊（青）與徐；九，吳楊越爲夷系；十，楚（荊蠻），十一，南楚爲蠻系；十二，西秦爲羌氏系。此外異族與中國種族比較少關係者亦成二系；十三

爲狄系，居秦晉之北，其影響及於第五部；十四爲東胡系，居朝鮮及燕代之北。附漢代方音圖一以爲說明之助。

虞初小說回目考釋

顧頡剛

（古史雜論之四）

九年前，我有葉瑫生先生送給我講學類鈔五册：當時沒有留意，一擱就是七年。前年搬書入京，爲澈底的清理，什麼書都翻上一翻，不料竟在這書上發見了一樁很有趣的事情。

這書是光緒三十一年江陰南菁學堂出版的半月刊。裏邊宋育仁先生的文字最多；從序上看來，他是在那邊做校長（那時應叫做監督，因未署銜，故以現在名詞稱之）。這個半月刊，門類分得多極了，眞是天文地理無所不知，諸子百家無所不曉。小說是第二十門，他的名目是虞初小說，演講虞舜的故事的。他在小說學研究序例上說道：

> 漢志所載周乘十餘家，即小說之原起；其書久亡。武帝命黃衣使者虞初乘輜車采民間小說，進御者凡九百家，可謂夥頤，所謂『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今茲學會，立小說一門，……依回段之體，用通俗之言，以平淡出神奇，化虛構爲實事，演說帝舜故事，即取『虞初小說』爲名。
>
> 夫小說之用與文字同功，始于啓發人情，終于增進人格。帝舜之賢，則行爲大孝，德爲聖人。帝舜之才，則自耕稼陶漁，所在成成都邑。其初遭遇之阨，則不得于親，至于捐階掩井。其後遭遇之隆，則先得于君，至於登庸在位。妃匹之愛，則二妃皆帝女。風雲之會，則五臣皆聖賢。成治水之大功，狩蒼梧而仙去。實古今中外環球五洲空前絕後所絕無僅有（頡剛案，這句有些不通，但意思是不錯的）！說部家所窮思極想而萬難虛構者，乃於帝之實事得之！故莊子云，『大之生是使獨也』；孟子云，『勉爲舜而已矣』。今箸此說部，即以此二義作骨：一是表章人能，一是勉勵人格，以示倫理政治爲人羣進化之極點。……

下面寫的回目，是：

第一回　嬀汭流虹，握登符聖瑞。
歷山爭畔，瞽瞍信讒言。

第二回　純孝格天，靈通象鳥。
至誠動物，化及陶漁。

第三回　與工藝，負夏就時。
闢商途，傳墟救敗。

第四回　鹿豕偕遊，深山聞至道。
龍蛇並出，洪水告奇災。

第五回　壅聖明，共驩互稱薦。
輕天下，巢許並逃名。

第六回　盜息壤，共鯀堙鴻水。
舉都君，岳牧薦鰥夫。

第七回　爲國訪賢，皇子就農學。
館甥貳室，二女降民家。

第八回　妒釆地，傲象謀奪嫡。
解酖毒，敤首護同胞。

第九回　焚廩，揜井，二女解重圍。
納揆，賓門，重華夷諸職。

第十回　聖賢相逢，五臣啓四代。
元愷並舉，八伯慶同朝。

第十一回　告封禪，需雨示休徵。
竊神器，干戈萌異志。

第十二回　誅四凶，重修刑律。
輯五瑞，更定朝儀。

第十三回　神禹治水，宛委夢玄夷。
伯益焚山，疏屬刑貳負。

第十四回　產奇胎，塗山化石。
降怪物，淮水安瀾。

第十五回　教稼，明倫，功垂萬世。
阜財，解慍，利普羣生。

第十六回　璿璣齊七政，肇建明堂。
玉帛貢九州，徧巡方岳。

第十七回　避河南，丹朱失政。
封嶺表，傲象回心。

第十八回　朝太公，萬方受養。

建宗廟，七祖生天。

第十九回　西母獻圖，四夷齊嚮化。
南蠻逆命，羿后大興師。

第二十回　顯神異，黃能化羽淵。
聽簫韶，有苗奔印度。

第廿一回　成地，平天，大功歸帝力。
鳳儀，獸舞，文運表中天。

第廿二回　甘隱遁，善卷入山。
躭歌舞，義均就國。

第廿三回　萬國來王，塗山再就禪。
九疑遺蛻，湘水共登仙。

第廿四回　明倫教，孔子删書。
愛國心，屈原入夢。

舜的故事，是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時地的參差，毀譽的雜異，人情的變化，都令人目眩心亂，捉摸不定。宋先生這個回目，竟把許多不同的故事聯串起來，成爲很整齊的一套，他的魄力確可佩服。可惜他只做了第一回的上半，就停止了。希望現在或以後的文學家能依了他的大意而做成一部小說，因爲這個故事實在是很好的人情小說的材料，即使有幾處地方已經不合現代潮流，但把牠埋沒在古書裏是終究有些冤枉的。

我自恨不能創作，但我很高興研究傳說的來源與其演化。樵鄭在通志樂略中說道：『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彼(指稗官)則演成萬千言』。我自去年在歌謠週刊上出了孟姜女專號後。到今把『杞梁之妻』的故事已經知道了些約略了。虞舜和他的家門他的朝廷的故事，我何嘗不想也考上一考。但他的故事在古代的勢力太大了，牽涉的古書，古蹟，古制太多了，要去考明白牠，一來無此時間，二來也無此學力。現在借着這個回目，把牠的依據及應加的解釋寫在下面，略略解去我的求知的燥渴，並算做我整理舜的故事的第一個草樣。

(1)嬀汭流虹，握登符聖瑞。

皇甫謐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云：『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他這話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件故事的意義，與簡狄吞燕卵，姜嫄履大人跡之說相同。宋書符瑞志及今本竹書紀年也是這般說。

『嬀汭』二字，本于尙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之語。這有兩種解釋。經學家訓『汭』爲『內』，說是在嬀水之內。地理學家說嬀汭是二條水名，在蒲坂縣。(嬀孔傳曰，『居嬀水之內』。馬融曰，『水所出入曰汭』。酈道元水經注於『河水……南過蒲坂縣西』條注云，『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上有舜廟』。)蒲坂縣，即今山西河東道永濟縣地，就是向來說舜建都的地方。

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禹貢的冀州，是今山西直隸地。唐括地志云，『嬀州有嬀水，源出城中』。又云，『嬀州懷戎縣西有舜井』。唐的嬀州是今直隸口北道懷來縣地(懷戎縣同)。這固然離蒲坂很遠，但還沒有出冀州。

孟子上有一條卻大可怪。離婁下篇云：『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他是冀州人，說他北夷很近情，說他西戎也還可以，如何說他是東夷呢？趙岐孟子注云，『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照他這樣說，舜的一生所住的地方竟不曾離開東夷，都在近海的地方。孟子自己是東方人，他這句話或者帶着他的鄉土傳說的色彩吧？

焦循孟子正義引趙佑四溫故書錄云，『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爲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湮，注意隱矣』。照他這樣講，舜的出生的地點又在今山東膠東道諸城縣了。

在以上幾段中，我們須記着，舜的故事的根據地已有了三處：山西永濟縣，直隸懷來縣，山東諸城縣。

(2)歷山爭畔，瞽瞍信讒言。

爭畔一事，我很慚愧，竟考不出來。或者是宋先生造出的一段瞽瞍與人爭田的故事吧？

歷山這個地方，又有很多的說法。孔穎達尚書正義引鄭玄(大禹謨)云，『歷山在河東，』是謂歷山卽在蒲坂。酈道元所謂『媯水：……納水西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卽此。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歷山南有舜井』。這雖與水經注說不同，然地點不甚相遠。

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于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爲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彊引大舜，卽比甯懷！』按周說雖給酈道元所駁，但不可輕視。餘姚，上虞二縣名，在西漢已成立。牠們何以名姚？何以名虞？這裏面當然有許多原因。始寧卽今上虞縣。剡卽今嵊縣，皆屬浙江會稽道。我們在這一則上，可以知道那邊有舜的墓，有舜的田，又有滿生柞樹的歷山。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這一句話，可以使我們知道在上虞東北的餘姚也有舜井，也有歷山。

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濮州卽今山東東臨道的濮縣。諸城縣是近海，牠是靠西邊，接近直隸的大名。

正義接以上二誤而說道，『二所(越州，濮州)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懷來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

我們再把以上幾段總結一下，便可知道在上章的三處地方之外，舜的故事的根據地又多出了三處：浙江上虞縣，浙江餘姚縣，山東濮縣。

瞽瞍信讒言這段故事，在口說中一定描摹得很好，但書本上記的並不多。堯典云，『父頑，母嚚，象傲』。史記五帝本紀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瞽瞍一名，也有不同的解法。史記云，『舜父瞽瞍盲』，是作瞎子解。尚書僞孔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是作糊塗人解。宋先生取的是後一說，他道，『瞽瞍……單名一個棍字(在孫海門稽古名異)，因爲他一味愚闇，有眼分不出好歹，當時的人使把他取個渾名，叫作瞽瞍』。

(3)純孝格天，靈通象鳥。

有我很記得『象之爲耕，鳥之爲耘』二語，但一時找不出這個出典。或者是在二十四孝內吧？記得幼時所看的二十四孝，第一個卽是舜，標題爲『孝感動天』，圖中有象耕田，所有這個推測。至于二十四孝所本，那可不知道了。

帝王世紀(御覽八十一引)云，『葬蒼梧，……有羣象爲之耕，』那是舜死後之事，和他少年時無關。蔡邕琴操敘親操本事云，『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那是因鳥生感，不是靈通於鳥。抱朴子云，『有虞至孝，三足鳥集其庭』，這雖是靈通於鳥，但又不是替他耘田。

說舜的孝的，以孟子爲多。萬章上篇云，『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禮記中庸篇亦道，『舜其大孝也與！』堯典亦道，『克諧以孝』。

(4)至誠動物，化及陶漁。

孟子公孫丑上篇云，『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的做陶漁的

工作，姑見于此。

呂氏春秋愼人篇云，『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於是他的耕稼陶漁的工作都帶了德化的意味了。貴因篇又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於是他的德化的證據更明顯了。

到了史記，又更進一層而有以下的記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牠把愼人篇的德化舉出了具體的事實，又把貴因篇的三徙綴定為三年。讀了這一段，方知上面『歷山爭畔』的囘目是由這裏的『歷山讓畔』來的，正是受舜的德化的豫備呢。

淮南子更說得神乎其神了。原道訓云；『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磽确，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子心而化馳若神』。

韓非子中也有一段記載，是說明舜的所以屢次改變職業的緣故的。難一篇道：『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田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這是說舜的改行為了救世的苦心而不因於他的貧賤，他的德化也不是無心的感應。

但韓非子是不信堯舜的，所以他在下面就駁道，『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

崔述在唐虞考信錄中（卷二）也駁道：『此皆後人追美之詞，不必實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歷山雷澤之人豈皆賢而無不肖哉！……大抵稱古人者多過其實：以舜之不順乎親也，則謂舜既升庸之後，瞽瞍猶欲殺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則謂舜當耕稼之時，人已化而歸之。試比而觀之，無乃感一家太難而感一方太易乎！』

他們所說的雖是很有道理，但他們不知道這原是故事的一種方式。我們看，劉備本是一個英雄，只因他的聰明全送與諸葛孔明了，所以他在戲劇中竟成了一個庸懦的人。施公也是這樣，只因他手下有了黃天霸，所以他就只得成為施不全了。至于好人的遭難，那是當然的事情。唐僧的取經的誠心，能够處處得到神佛的幫助，能够得到齊天大聖的沿路護衛，然而還免不了路上的八十一難呢。

雷澤，史記集解引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水經注云，『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即舜所漁也』。三說相同，都說在今山東濮縣（濟陰，漢郡，包今定陶，濮縣等地。成陽，漢縣，故城在濮縣東南）。但也有說在山西永濟縣的。（此說一時未覓得確據，待補）。

河濱，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則引括地志曰，『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又云，『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

讀以上二條，知道舜陶漁的地方也在山

東，也在山西。崔述以爲『廣乃冀州境，舜不應耕稼陶漁于二千里外』。他不知道這原是故事，不是歷史，山西可以有舜，難道就可禁止山東的有舜嗎！

(5)與工藝，負夏就時。

『負夏』二字始見於孟子離婁下篇的『遷於負夏』。這遷字作遷徙解固可，但作懋遷解亦可。於是舜不僅做『靈通象鳥』的農人，也不僅做『化及陶漁』的工人，又做了『懋遷有無化居』的商人了。『就時』，史記索隱云，『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

尙書大傳（史記索隱引）云，『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史記云，『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頓丘和壽丘不知道是否一地。

壽丘，史記集解引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負夏，集解引鄭玄曰，『衞地』。從這二說上，可見這兩個故事也是從濮縣那邊分化出來的。

(6)關商途，傳墟救敗。

『救敗』二字見第四條。

尸子云，『舜……灰于常羊，什器于壽丘，就是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常羊與傳虛，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7)鹿豕偕遊，深山聞至道。

孟子盡心上篇云，『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的意思，是說他在深山時雖荒陋到萬分，但後來聽得了他人的善言，見到了他人的善行，就肯竭力相從，不因昔日的荒陋而不能理會。給宋先生這樣的一改，就變爲他與鹿豕偕遊的時候聞了至道，髣髴深山中有一個道人在那裏講經，他一聽之後頓時就大澈大悟似的。

孟子此語，和公孫丑篇的『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中庸篇的『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語意相同；不過欲揚先抑，用『深山』作起語，以見取人之善的更不容易。

(8)龍蛇並出，洪水告奇災。

孟子滕文公上篇云，『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食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下篇又云，『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這都是說洪水在堯時；但他說『天下猶未平』，可見他以爲在堯前就有的。

淮南子中有一段，說洪水在女媧時。覽冥訓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他寫的那時的恐怖，與孟子文略同。

宋先生不依他們說在堯前有的，而云『龍蛇並出，洪水告奇災！』，似乎這是突然出來的禍患。上一題云，『鹿豕偕遊，深山聞至道』，又似乎舜剛在深山中聽得至道時，洪水就突然來了；又似乎有一仙人，爲了下界萬民的受災，特地到深山中把他點化，好讓他出來平治天下似的。這確是小說家的手法，非常能彀動人。

黑背心

凱易

我不知怎地覺得是生在黑暗時代，森林中爬蝸虎狼之害總算是沒有了，無形的鬼魅却仍在周圍窺伺，想吞吃活人的靈魂。我對於什麼民有民享，什麼集會言論自由，都沒有多大興趣，我所覺得最關心的乃是文字獄信仰獄等思想不自由的事實。在西洋文化史裏中古最牽引我的注意，宗教審問所的「信仰行事」(Auto da fe)，滿畫火燄與鬼的黑背心，(Sardenito)，是我所頂心愛的事物，猶如文明紳士之于交易所的消息。不過雖有這個嗜好而很難得滿足，「在手頭可以翻閱的只是柏利 Bury 教授的思想自由史和洛柏孫 Robertson 的古今自由思想小史等，至于素所羨慕的黎(H. Lea)氏的中古及西班牙宗教審問史則在此刻「竭誠枵腹」的時候無緣得見，雖然在城南書店的塵封書架

上看見書背金字者已逾十次，但終未曾振起勇氣抽出一卷來看牠一看。

日本廢姓外骨的筆禍史早看過了，雖有些離奇的地方，不能算什麼，倘若與中國相比。在內田魯庵的獏之舌裏見到一篇講迫害基督教徒的文章，知道些十七世紀時日本政府對於所謂邪宗門所用的種種毒奇的刑法，但是很略，據說有公教會發行的鮮血遺書及公教守之復活兩書紀載較詳，却也弄不到手。最近得到姉崎正治博士所著切支丹宗門之迫害及潛伏，知道一點迫害者及被迫害者的精神狀態，使我十分高興。切支丹即「南蠻」(波陀牙)語Christan的譯音，還有吉利支丹，鬼理死丹，切死丹等等譯法，現代紀述大都采用這個名稱，至于現令教徒則從英語稱 Christain 了。書中有幾章是轉錄當時流傳的鼓勵殉道的文書，足以考見教徒的心情，固然很可寶重，但特別令我注意的是在禁教官吏所用的手段。 其一是恩威並用，大略像雍正之對付曾靜，教門審問記錄第七種中有這一節話可供參考：「先前一律處斬，掛殺或火焚之時，神甫仍時時渡來，其後改令棄教，歸依日本佛教，安置小日向切支丹公所內，賞給妻女，神甫則各給十人口粮，賜銀百兩，訊問各項事情，有不答者即付拷問，自此以後教徒逐漸減少。」如意大利人約瑟喀拉(Giu eppe Chiara)棄教後入淨土宗，納有司所賜死刑囚之妻，承受其先夫的姓名曰岡本三右衛門，在教門審問處辦事，死後法號入專爭寬信士，即其一例。

其二是零碎查辦，不用一網打盡的方法。教門審問記錄第五種中有一條云，『如有人告密，舉發教徒十人者，其時應先捕三人或五人查辦，不宜一舉逮捕十人。但(有特別情形之時)應呈請指示機宜辦理』。不過這只是有司手段之圓滑，在被迫害者其苦痛或更甚于一網打盡，試舉葛木村權之丞妻一生三十三年中的大事，可以想見這是怎樣的情形。

一六三六　生
五九　母病死
六〇　夫權之丞被捕旋死刑
六一　先夫之妹四人被捕
六二　夫妹四人死刑
　　　姪壻權太郎被捕
　　　再嫁平兵衛
六五　夫弟太兵衛夫之從妹阿松被捕
六六　夫弟太兵衛死刑
　　　夫之從妹阿淵被捕
六七　本人與先夫之繼母同被捕
六八　本人與夫之從妹二人同時死刑
　　　夫平兵衛被捕
七二　夫平兵衛死刑

其三是利用告密。據延寶二年(1674)所出賞格，各項價目如下：

神甫　銀五百枚
教士　銀三百枚
教友　銀五十或一百枚

這種手段雖然一時或者很有成效，但也担負不少的犧牲，因爲這惡影響留下在國民道德上者至深且大。在中國則現今還有些人實行此策，恬不爲怪，戰爭時的反間收買，或互出賞格，不必說了，就是學校鬧潮的時候，校長也常用些小手段，「釜底抽薪」，使多數化爲少數，然而學風亦因此敗壞殆盡。還有舊式學校即在平時也利用告密，使學生互相偵察秘密報告于督監，則尤足以使學生品格墮落。據同鄉田成章君說他有一個妹子在一教會女校讀書，校規中便有獎勵學生告密的文句，此眞是與黑暗時代相稱之辦法。

我們略知清朝誅除大逆之文字獄的事跡，但是排斥異端之禁教事件却無從去查考，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如有這樣的一部書出現，我當如何感激，再有一部佛教興廢史那自然是更好了。讀弘明集佛道論衡等書，雖是一方面之言，也已給與我們不少的趣味與教訓，若有系統的學術的敘述，其益豈有限量，我願豫約地把牠寫入「青年必讀書一十部」之內了。

我覺得中國現在最切要的是寬容思想之養成。此刻現在決不是文明世界，實在還是二百年前黑暗時代，所不同者以前說不得甲而現今則說不得乙，以前是皇帝而現今則羣衆爲主，其武斷專制却無所異。我相信西洋近代文明之精神只是寬容，我們想脫離野蠻也非從這里著力不可。著力之一法便是參考思想爭鬥史，從那里看出迫害之愚與其罪惡，反抗之正當，而結果是寬容之必要。昔羅志希君譯伯利的思想自由史登在國民公報上，因赴美留學中輟，時時想起，深覺得可惜，不知他回國後尚有興致做這樣工作否？我頗想對他勸進，像他勸吳稚暉先生似的。

勸文豪歌

語堂

胡適之先生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一期一篇說文中指出王統照先生翻譯的謬誤，並且在篇首有一首『勸善歌』勸文豪買字典譯書，歌曰：

「少花幾個錢，
多賣兩畝田，
千萬買部好字典！
她跟你到天邊；
只要你常常請教牠，
包管你可以少丟幾次臉！」

但是這樣勸人買字典譯書很容易變成勸人抱字典譯書，此乃絕對走不通的路。而且該文中所舉有一句 "Thy cards forsooth can never 1e" 王君竟把平常的 cards 字與 lei 字譯錯，變成『你的邀請單可證明永無止息時』一句不通的話，這可證明一個人英文的根底未深要靠字典譯書是絕對不可幹的勾當。今日譯界成績的壞未始非由學者把字典譯書的信心過重所致。故順便按原韻謅一首歪詩以勸現在及未來的譯家：

落日樓頭，
斷鴻聲裏，
近代文豪，
把文法看了，
字書檢遍，
終難會，
原文意。
想花兩塊錢，
想賣兩畝田，
眞正買了一部大字典？
可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牛頭難對馬嘴，
字義每每雙關：
lie 爲『說謊』，也是『臥眠』，
cards 爲『紙牌』也是『名片』
——這豈不太叫文豪爲難？
還却要怎麼辦？
這却要怎麼辦？
小弟二言奉勸；
一曰不翻，
二曰不刊。
切切不可聽胡適之的話，
須知名譽要緊：
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偉大是「能死」

仲平

我們的男兒呵！我們的婦女！
爲甚麼你們也會生氣呢？
爲甚麼你們果已如此的憤急？
啊！這是陰雲慘雨也都知道的，——
　更有的在長歎，更有的在暗泣；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但是我要問問你：
男兒呵！可曾磨利着你的兵器？
婦女呵！一夜忙
　可曾繡支戰旗？
夜夜忙，可曾縫一身緊扎的行裝？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多日來，我總想爲我所愛爲的，
爲了她我決意飄泊，我決意「永別」去；
誰不知是簡短的一程啊，
誰願把生命獻納與行行朽木，

個個病菌，一條條的腐軀？
啊！我們的男兒啊！唉！我們的婦女！
然而黃浦潮忽起了一口忍不過的喘息，
這喘息也會飛到了這沒人煙的葬地；
啊！黃浦雖沒力，當不再平平靜靜的過去，
長珠兩江水流激，
從今後，願是風與波更起，風與波更起；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要做的，都快快做去，
要幹的都各各奮起；
持着你男兒的兵器呵，
掌高了姑娘們繡起的戰旗；
這時候，會陰夜有月，會暮來有朝日；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要是更有比這苦愁的，　莫問他去與不去，
因為那怕是——紅玫瑰他還嫌不紅，
他要更滲飲些別的鮮血液；
然而在那嚴重的叫着「反抗一切強權」時，我們能夠容忍麼？誰的兒戲，不論是誰的兒戲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誰為求一時的光名榮譽，

可以在先為他建座金字塔，或是更加龐大的；
只有你赤心而鐵面，
或赤心也赤面的兒女啊！
你甚麼也勿求，——就是塊六七尺的葬地；
呵！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請告我！各人還有的甚麼顧忌，
我一己的顧忌是可以直率告訴你們的，
那便是——我湧起的血液不暢流，
我久要作的東西，還未成一件東西，
我顧忌，就是此空中的樓閣未造起；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你呢？你們呢？
告訴我，快快告訴我，一會兒我軍急進，
那就惟有高唱戰歌與殺敵；
其實我更歡樂，——那管她樓閣造起未造起，
我們新唱戰歌吧，戰歌！戰歌！
啊！我們的男兒呵！啊！我們的婦女！
殺！殺殺殺！
衝鋒！衝鋒！衝鋒！
殺！殺殺殺！
衝鋒！衝鋒！衝鋒！
殺！殺殺殺！

衝鋒！衝鋒！衝鋒！
軍樂是海濤和巨風，
戰鼓，任一人去把春雷擂動；
口渴任飲沙場血，
肚餓，有肉遍滿戰壕中；
殺呵！殺殺殺！
衝鋒呵！衝鋒！衝鋒！衝鋒！
正是久伏的春雷，春雷動，
正是醒來獅，醒來獅遍滿山中；
讓血流流去了一切卑懦和醜陋，
讓洋水都變過血紅，
要取下了那敵人的腦袋來，
像敵人如今的把我們都當古董玩弄！
吹！血似夕陽一般紅！
吹！春雷暴動！吹！醒來獅遍滿山中！
吹！把那敵人的腦袋子也當作土塊拋弄！
吹！殺殺殺！衝鋒衝鋒！
吹！我們的男兒呵！殺殺殺！
吹！我們的婦女呵！衝鋒！衝鋒！衝鋒！
這山河願被戰火燒溶，
莫使「地獄管理權」當我們的生世，
還握在敵人的手中；
願戰火將一切燒溶呵！將一切燒溶！
偉大是「能死」！願偉大將一切綑攏！

偉大有「能死」願偉大將一切細攏！
那渺小的羣衆啊！那一般渺小的羣衆！
牠山的狠羣，豈得久羈此山中，
橫豎此山彼山中，
也無非是連續不斷的，大小稍不同的牢籠；
我詛咒你渺小的羣衆呵！
你以爲走出了一個牢籠便永是天宮！
啊！殺呵！殺殺殺！
衝鋒呵！衝鋒！衝鋒！衝鋒！
我們的男女呀！你心可是火星那般紅？
如今是，只二三武裝的敵人——
你們曾經看見的——
牠便能，在馬上冷笑你幾萬的羣衆。
唉！我們的男兒呵！我們的婦女！
我們都是赤手空拳的，
我們惟有把胸膛作敵人的槍靶吧，
是的，願作槍靶，這已算偉大的抗禦：
可是你仔細想想吧，
啊，我空拳的男兒呵！唉！我赤手的婦女
我們的男兒呵！我們的婦女！
去！去去去！去提起了各人的兵器！
去！去去去！去取過你的行裝和戰旗！
衝鋒呀！衝鋒！
殺敵呀！殺敵！
啊！我們的男兒呵！唉！我們的婦女！

六月四日早六點鐘。

漫語

衣萍

屠夫把尖刀刺進豬們的頸項的時節，豬們的反抗，大約只有高聲地呼號吧。因爲只有呼號而沒有動作。所以豬們永遠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豬們。

我們將[illegible]使睡獅，這似乎是太奢望了。天下決沒有子彈穿過腹背而不醒來的獅子。眞醒來的負傷的獅子，牠便狂噬，牠便猛撲，牠的反抗決不止於呼號，此獅子所以高於一切的豬們和其他懦弱的禽獸，而爲百獸之王。

人們的位置似乎在獅們之上吧，然而我的確懷疑着，對於我愛的懦弱的中國的人們。

一次敵人的侵襲來了，我們從夢中醒來；有的吶喊幾聲，有的散傳單，有的割破自己的指頭而血書的字。這樣，便是所謂自命睡獅的人們的反抗了。一次是如此。兩次也是如此，十次百次以至子彈穿過腹背的時節還是如此。

我們不是剛睡的獅，我們是將死的豬……

……可憐而又可恥的我們！

反抗要有動作。動作不僅是動嘴，我們有手的應該動手，有脚的也應該動脚。

打我們的也不妨打牠！殺我們的也不妨殺牠！……………

也不要忙着選委員了，也不要忙着爭主席了，子彈已經穿進我們的腹背了，這樣緊急存亡時節時，難道還可以爲了自己而爭無謂的出風頭麼？假如大英國和大日本的兵們已開到正陽門外，難道我們還可以從容不迫地選委員和爭主席麼？好安閒而體面的中國人們！

拿着白旗在街上講演的兄弟們和姊妹們！你們不要痛哭流淚地多發議論了。你們應該流血，不應該流淚……

在我們前陣的先鋒隊已經多數中了敵人的槍彈而倒在地上死了，我們手中沒有槍彈，我們還應衝向前去，直讓最後的一彈穿到最後的一腹背上！

我們不能屈服，我們寧願滅亡，全體滅亡！……

獅子爲奮鬥而死是勇敢的。否則，我們便成了死豬。那是恥辱！

哭

川島

倒不是因爲我們的賢人曾說：『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我纔不喜歡哭，纔不喜歡人家哭。可是人們都愛哭都願意哭，有時我也如此；這眞無可奈何，無可奈何的幾乎只好哭了。

妓女用寶末來揉眼睛，詩人們則把眼淚揉

在玫瑰花上；如果哭不是好事，我想詩人與妓女決不會這樣的吧。姑娘們的淚洒在地上便長出花來，皇后們的淚塗在竹上就生了花紋，聰明伶俐的詩人常哭，哭把淚搽來搽去的搽了。

亡國之君以淚洗面，愛國之士則痛哭流涕，可是你別看他哭的那麼厲害，厲害？我敢說這是不相干的。我們的詩人已經搽來搽去的搽了半世的淚了，但是到了後半世仍還照常得搽。

我有時很佩服西遊記上的齊天大聖，格外我佩服的他說唐僧是個『膿包』，其次使我佩服的是大聖那一身拳棒。

雖然，大聖有那一身好拳棒，而唐僧畢竟是一個聖僧，于是他的肉也成了奇貨。如我們凡人想修鍊到唐僧般地步，想我們的肉也成奇貨，倒反比修成孫行者要難，在現在，在我看來咱們這裏雖說有的是『膿包』，而除『膿包』之外，難道沒有像大聖？也許由于咱們的來歷和大聖相彷，或者咱們本來是表親，所以即令沒有大聖那樣的好術，只少如大聖似的喜歡耍子的脾氣咱們是有的。並且這種風氣而今盛行得很。

本來大帥打大帥，大帥打老總，老總打咱們，咱們打老婆，老婆打孩子，孩子長大了再打別人，總是這樣下來也沒甚了不得。再如『打蔣幹，打李逵』，阿二打阿四，大的打小的，有槍有錢的打無槍無錢的，也都是常事，只是弄來弄去被大士手掌壓住，不敢翻一翻就是了。

忽兒有天子，就是在被壓時，以眼淚洗面，痛哭流涕，或者說『媽呀！你怎麼不哭我？愛人呀！你的淚呢？』雖從來不看見拿了鋤頭，抗了桌椅板凳來較量，然已經不消較量，精神上夠舒服了。咱們總可出氣，總可在別一個差我才上出氣；一定有人會來替我翻身——不，主張正義。

如果天下本來沒有正義，也許不會有人如此，且也不會有這個名詞，雖然，也很難說。即萬一僥倖眞若我們希望似的有正義的存在，那末大約也如咱們家裏供奉的竈王爺，各人家裏都有一個，必要時把竈司菩薩扛在肩胛頭』就是。因爲我打人是正義，被打時我也有正義，「是王令」人打我，哭又何嘗非也？既然都是正義，我的又不免是歪義了，可是我的立論照章之義，也許你的不可靠。你只要記住我家裏也有竈王爺就不會把我誤解。

依我，雖未免投機，以爲打人總是應該的。即中庸之道，也該我不哭時打人，被打時我哭，反正都是正義。只是哭也成。

然則，吾何尤於……………

唔，大概我也變成一個喜歡懷疑的人了吧？所以可算以上的些都是廢話。

塔的故事

同力

近來談塔很時髦，我也來趕着熱鬧談談塔的故事。

離我家鄉偏東北六里遠，有一個逍遙鎮（本來是「小陶鎮」，可是現在都不寫這個名子），說東邊有一條沙河；河東離岸不遠有一個九級的塔，河西離岸較遠一點也有一個塔，大概是七級。七級的我雖到牠跟前看過，並沒有登上過，因爲不好登；九級的，我登過幾次，也曾經一直登到第九級上。這兩個塔都有一個鐵頂在頂端帶着，可是那九級的帶了一個小頂子，那七級的反而帶着比較大的頂子，並且傾側着幾乎要倒下來。記得小的時候逢着刮大風的時候，也曾經擔心着想着那塔頂該要被風吹下來，過兩天看看還在那裏斜插着，心裏很失望似的。

爲什麼那塔頂傾側着呢？爲什麼大塔而小頂，小塔而大頂呢？這就問到塔的建築的故事了。據說，這兩個塔是神仙們在一天夜裏修成的——至於神仙爲什麼要修這兩個塔，那就不知道了——因爲大亮了不能作工，又非在一夜都修成不可，而塔的工程又很大，所以神仙很忙碌地修造這兩個塔。到五更的時候兩個塔都修好了，只是還沒有帶上頂子，而天將要亮了，神仙們忙亂起來，把小的頂子帶到大的塔上，又連着大的頂子往小的塔上安插，剛剛把

頂子弄到塔上頭，而鷄叫了，天亮了，神仙們到底沒有把牠扶正就四散了。所以牠傾側着到現在還是傾側着。

這兩個塔現在都很健壯地在寺裏立正着，也沒有人去挖那塔磚，似乎一時談不到倒掉的問題，但是那河東岸旁的九級塔的倒掉的情形？早有人先談到了。這是因爲那塔離這河岸狠近，而河岸漸漸往塔跟前浸近，據老人說，塔與河距離現在已經比以前近了一半；因此大家都會猜想到這塔終久是要倒到河中里。他們說倒掉時候的情形是這樣：塔在河岸上立着，今天也不倒，明天也不倒，直等到一天有一個牽黑色驢的從那裏過河的時候，牠才倒掉，正倒在河中，而且在好壓在驢與人底身上。

另外還有一個搭也順便說說吧。這塔在逍遙鎮之南約有二十餘里，是一個未修成的塔，大家都叫牠做『半截塔』。據說這搭也是神仙們在一夜裏修造的，不過因爲修得慢了一點，修到一半，天就亮了，後來也不再續修了，所以現在還只是半截。

我想搭的故事總有點離奇古怪，但說起來狠有趣兒；我們那裏只有，這兩個半搭，牠們的故事今天我一次說完了。我想別的搭的故事總也有，而且有趣兒吧？

野有死麕之討論

頡剛　適之　平伯

（一）

詩經中有一部分是歌謠，這是自古以來就知道的。但因爲從前的讀書人太沒有歌謠的常識，所以不能懂得牠的意義。不懂得而竟要強做解釋，這就不免說出行話來了。

我現在試舉一個例。

召南野有死麕篇是一首情歌。第一章說吉士誘懷春之女，二章說『有女如玉』。到第三章說道：

舒而脫脫兮，
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帨，是佩在身上的巾，古人身上佩的東西狠多，所以詩經中有『佩玉鏘鏘』，『雜佩以贈之』的話，脫脫，是緩慢。感，是搖動。尨，是狗。這三句話的意思，是：『你慢慢兒的來，不要搖動我的身上挂的東西(以致發出聲音)，不要使得狗叫(因爲牠聽見了聲音)』。這明明是一個女子爲要得到性的滿足，對于異性說出的懇摯的叮囑。

可憐一班經學家的心給聖人之道迷蒙住了。衛宏詩序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玄詩箋云；『貞女欲吉士以禮來，…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刦脅』。朱熹詩集傳云：『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經他們這樣一說，于是懷春之女就變成了貞女，吉士就變成了彊暴之男，情投意合就變成了無禮刦脅，急迫的要求就變成了凜然不可犯之拒！

最奇怪的，既然作凜然不可犯之拒，何以又言姑徐徐而來？

我們現在在吳歌甲集第六十八首中見到以下的歌詞；

結識私情結識隔條浜，
繞浜走過二三更，
『走到唔篤場上狗要叫；
走到唔篤窩裏雞要啼；
走到篤吾房裏三歲孩童覺轉來』
『儂來末哉！
我麻骨門閂若帚撐，
輕輕到我房裏來！
三歲孩童娘做主，
兩隻奶奶塞子嘴，
輕輕到我裏牀來！』

（二）

得適之師來信，指正我的野有死麕一段話，極快，今將原書錄下：

頡剛：

你的寫歌雜記很有趣味，今天的兩條尤可愛，我因此想起我讀『九一』號時的一點感想，寫出來寄給你。

你解野有死麕之卒章，大意自不錯，但你有兩個小不留意，容易引起人的誤解！(一)你解第二句爲『不要搖動我身上挂的東西，以致發出聲音』；(二)你下文又用『女子爲要得到性的滿足』字樣：這兩句合攏來，讀者就容易誤解你的意思是像肉蒲團裏說的『幹啞事』了。

『性的滿足』一個名詞在此地儘可不用，只說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愛情，約

他來相會，就夠了。『帨』似不是身上所佩；內則『女子設帨于門右』，似未必是『佩巾』之義。佩巾的搖動有多大的聲音？也許帨只是一種門帘，而古詞書不載此義。說文帨字作帥，『事人之佩巾』，如何引申有帥長之義？

野有死麕一詩最有社會學上的意味。初民社會中，男子求婚于女子，往往獵取野獸，獻與女子。女子若收其所獻，卽是允許的表示，此俗至今猶存于亞洲美洲的一部分民族之中。此詩第一第二章說那用白茅包着的死鹿，正是吉士誘佳人的贄禮也。

又南歐民族中，男子愛上了女子，往往攜一大提琴，至女子的窗下彈琴唱歌以挑之。吾國南方民族中，亦有此風。我以爲關唯一詩的『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亦當作『琴挑』解。舊說固謬，作新昏詩解亦未爲得也。『流之』，『求之』，『芼之』等話，皆足助證此說。

研究民歌者甚兼讀關于民俗學的書，可得不少的暗示。如下列各書皆有用：

Westermarck: Development of Moral Ideas and Practice.

Hodhouse: Morals in Evolution

適。十四，五，二十五。

我誠實的招認，我是誤解了。帨爲門帘，現在雖沒有堅強的證據，但未始不可做一個假設；徐徐證據的發見。

吳歌集第二十四首云：

長手巾，掛房門。短手巾，揩茶盆，揩個茶盆亮晶晶。

上一句大有內則『設帨于門右』之意，下一句似是抹布，那麽，在這二句中，這『手巾』一名就有了歧義」。又蘇州人叫擦面布亦爲『手巾』，則此名竟有了三義。帨在佩巾之外別有意義，自屬可能。

適之師又對我說，『此詩之義，經學家雖請爲峻拒，文學家卻講爲互戀的。記得王次回詩中卽有此類句子』。我依了這個指導，去尋疑雨集，在第四卷無題詩中得到以下一首：

重來絮語向西牕，
鬢墜羅衣淚一雙，
臂釧夜寒歸雪砌，
奉鬟風亂過春江，
金堂地逼防言鳥，
茅舍雲深絕吠龍，
郎肯愛閒須一到，
阿家新醱正開缸。

(三)

頡剛兄：讀你的寫歌雜記第七關于野有死麕的卒章，(歌謠週刊第九四號)我略微有幾句話想，對你們饒舌。你的原文，文字上微有疵病，適之先生所正極是，兄亦自承認了。至于釋帨爲佩巾，我意已是解此章之義，正不必別求歧義。如適之先生說；『佩巾的搖動有多大的聲音？』這可以回答，實沒有多大的聲音。但是門帘的搖動又有多大的聲音呢？何必多此一舉？我先就『帨』研究，再就本章之意推合之。

帨之訓爲門帘只是一種想像，你們都已明言之。就禮記本文上看；『男子懸孤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帨之非門帘實明甚。只因爲弓矢是男子常佩之物，巾帨是女子常佩之物，故懸之于門側，且別左右，以作男女誕生之象徵。若帨爲門帘，則懸在門中乃事理之常，何必特設之于門右乎？更何有象徵之意味乎？就上文推之，男子既懸弧，何以女子不可佩帨？至于你說：『帨在佩巾之外別有意義自屬可能。』可能原是可能的，只是不必多此一舉耳。況且，卽使別有意義，安見其爲門帘呢？手巾在俗語中有手帕擦面巾等等歧詮，誠如尊言；但卻不可推之帨于與門帘之閒，因爲小手巾與大門帘太懸殊了。

故若就禮記而論，帨決非門帘。就詩經而言，亦不見其爲門帘。且無論是門帘也能，帕也能，搖來搖去，總不見得有多大的聲音，你們兩位考據專家在此都有點技窮了。我對此章，作解微與您倆不同。我以爲卒章三句，乃是三層意思，絕非一意複說。『無使龍也吠』意在沒有聲音，便作幽婧。若『無感帨兮』，本意不在有聲與否上面，你們所論絕未中的，既反覺疑惑叢生了。我很奇怪以您倆篤信詩經爲歌謠文學的人，何以還如此拘執？鄭玄朱熹以爲那個貞女，見了強暴必是凜乎不可犯也，而您倆以爲懷春之女，一見吉士，便已全身入抱，絕不許有若迎若拒之姿態了。您倆眞還是樸學家的嫡派呀！必須明白『舒而脫脫兮』是一層意思『無感我帨兮』是一層意思『無使龍也吠』又是一層意思，一層逼進一層，然後方有情致；否則一味拒絕，或一口答應，豈不大殺風景呢？『將軍欲以巧示人，盤馬彎弓故不發』急轉直下式的偸情與溫柔敦厚之詩國風，得無大相逕庭乎？一笑！

弟平伯　六月九日。